

编者按

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2021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繁荣生态文学 共建美丽中国”论坛日前在西宁举办。十位长期从事、支持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文化学者、出版机构代表出席论坛并发言。本版特此摘登,以飨读者。



叶梅 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中国散文学会会长、2020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

传承民族文化 繁荣生态文学

◆叶梅

几年前,我曾与青海作协主席、著名的藏族女作家梅卓共同受邀,就黄河、长江的生态保护进行过一次对话。梅卓说她的父老乡亲将雪山化作的涓涓溪流奉为神灵,有着休戚与共的深情,从不敢用任何身体和精神的不洁去亵渎流水,正是青藏高原人民对三江源的世代守护,才有了大河甘甜,奔流到海。而我在那次对话中谈到了我从小生活过的长江三峡。三峡一带的人们敬畏江河山川,认为

万物有灵,面对大自然甘守相关禁忌,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若干规则,如禁止污染水源;不得砍伐水源林;不准猎杀怀孕的母兽和幼兽;每年1月至7月不准打鸟、不准捕鱼等。在今天看来,这些禁忌大多并未过时,尤其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懂得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值得当代人反思和借鉴,更值得我们写作者深入开掘和再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时指出:“以古人之规矩,开自

己之生面。”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理性思辨,是我们返朴归真,重新审视自我,观察生态,认识自然的有效途径。我们不能因为科技进步,工业化、现代化的迅猛发展而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不能因为短短几百年的物质享受及挥霍而断送地球和人类的未来。近年来,在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环境报社的支持下,我亲身体会到中国大地上生态环境不断向好,见证了新时代生态环境的历史性变化。

但勿庸讳言,我也时常观察到不容乐观的城市空气质量、水资源的匮乏及透支、垃圾和污水处理尚未形成严格完备的全民可操作性流程、时有破坏环境的现象被曝光等。我们不能不正视,仍有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生态意识及生态观念更需大力倡导,朝着绿色生态不断丰富提升。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更应面对这些生态矛盾和问题,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瞻顾和思考的未来,做时代的先行者。如何以文学的方式真实记录不同时期的万千生态,再现环保过程中的冲突和曲折,彰显人民群众及环保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精神追求,探求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创作出更多源于生活,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艺术精湛、思想深刻的振聋发聩之作,仍需我们不断艰苦努力。

发言摘登

我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十余年,目前正在从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的撰写和《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大系》的编纂。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我主要有以下观察思考:第一,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容置疑、不容忽视的成绩;第二,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生态忧患意识和为大自然复魅的努力特别鲜明;第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启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乃至文明类型;第四,相对而言,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西部作家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更倾向生态写作,倾向于本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当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至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科学精神不够严谨,生态整体观不够成熟,许多作品艺术魅力不足等。但是,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学必然会越来越繁荣壮大,涌现越来越多的精品力作,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助推美丽中国建设。

——汪树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界经常会提到两个概念:原创出版和精品出版。我在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长期发展的时候,提出了“价值出版”的概念。在我看来,原创出版和精品出版是出版机构都必然追求的理念,而“价值出版”则倾向于思考生态文化出版的价值逻辑,什么样的生态文学作品算是经典的,富价值的?

在选题的规划上,我们更倾向于生态意识、理念和价值更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追求与表达,出版一些真正具有人文品质和自然生态价值的作品;在价值传达上,我们倾向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力求在各环节充分融入环保理念和生态观念,以优质内容加上出版环节精妙呈现,最大限度地提升生态文学的价值传递给广大读者,引起共鸣和深思;在图书的立体传播上,我们实现了全球品牌、内容、渠道、人力与资金资源的“一体化”集约调配,形成了“全球组稿,中英共版,国际发行”的全球出版传播模式,并不断创新和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愿与各方加强合作,为繁荣生态文学出版,建设美丽中国不断努力!

——汤文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人民文学》杂志关注、推动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由来已久,通过这一领域的作品表现生态责任,生产方式升级理论的反思,表现既有的工业和科技反思、消费文化批判、重返与自然的和谐等特质,一直是我们的编选传统。尤其是2014年,《人民文学》与《南方文坛》联合青海湖诗歌节组委会、青海作协,在青海举办的青年作家批评家峰会,最集中的关键词就是高原、环境、生态、自然,倡导生态文学与自然写作,并成为此后《人民文学》的编选重点之一。

2018年,《人民文学》专门开设“自然文学”栏目,倡导具有中国自然诗学传统的生态文学写作。有9个语种的《人民文学》外文版,目前也策划、翻译出版了以“中国自然文学”为主题的英文版、德文版、俄文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让中国生态文学具备了广阔话语空间。面对不断更新的本土经验与全球环境,如何找到中国生态文学的新特质、新形态,也许是我们文学人的新课题,出发的新起点。

——李兰玉(《人民文学》副编审、生态文学栏目负责人)

写不尽的“大地美人”

◆刘华



刘华 江西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国民协副主席

我们把孕育万物的大地称作母亲,因为大地永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

在民间的观念意识中,大地母亲其实是真切可感的大地美人,一个楚楚动人的形象,它有着锦绣水般的容颜,密林修竹般的茂发,膏土玉泥般的肌肤。看着它,让人心旷神怡;拥有它,令人志得意满。

一部族谱的《形胜记》如此夸耀

道:“盖一邱、一壑、一草、一木为人情所心溺,必铭之而不忘。”人们所向往的风水宝地,不仅给人关乎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自然条件,还应有赏晚翠的优美闲适、听渔歌的安然恬静,有维系人的性情学养、气质精神的自然生态。因为,人们不仅要在山水中生活起居、繁衍生息,还要向自己倾心的大地美人寻求精神慰藉,并得到心灵滋养。

所以,投入呼应自由心灵的山水怀抱,历代文人热情讴歌自然的伟大、圆满和充实,倾心描写山水的景象、神韵和意境,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可以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几乎就是山水诗史。虽然其中不少诗词乃寄情山水、触景生情或托物言志之作,但是,更有无数作品模山范水,主要描写山水乃至自然万物的状貌声色之美,从谢灵运到王维,这样的诗人比比皆是。

生态文学是一个新概念,它的出现,呼应了当下对生态困境和危机的深切忧患,对生态恢复和重建的迫切愿望,而在它出现以前,我们并不是没有尊崇、亲和生态的传统,并不是没有关怀、体恤自然的文学,恰恰相反,历史上,中国民间甚至把山水和自然万物当做神灵来供奉膜拜。我参加中国作协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生态与文学”研讨会时论及这一观点,曾以收录一万六千余首诗词的《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作为明证。

繁荣生态文学并非突兀的、应时的事件,它既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学传统的现实对接,也是对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审美价值观的当代延续和弘扬。

繁荣的生态文学,应能深刻揭示自然生态与人类命运、与人的心灵世界休戚与共的关系;应能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感召人们尊崇天地、亲和自然的情感,引导人们追求优雅诗意的生存格调;应能准确反映当下的生态危机,探究其社会根源并生动描写生态建设的伟大实践。

期望我们的视野和笔端,自有写不尽的大地美人。

我与生态写作

◆陈应松



陈应松 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因为我在神农架深入生活和居住,又因为一篇与生态有关的《松鹤为什么鸣叫》小说获得鲁迅文学奖和全国首届环境文学奖,加上写的不少小说也都是与生态相关的,所以就顺理成章地被归类为一名生态作家。

科技的进步和人口膨胀,人类的无节制开发,人们对大自然逐渐失去敬畏之心,长期乱砍滥伐、乱捕滥猎、乱采滥挖,造成我们的自然资源几近枯竭,工业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危害触目惊心。

生态学的研究开始关注这些,而我们的生态文学的关注,是与俱进的,同样是思考和书写这种的人类和地球乱象,寻找解药。

当下中国,生态文学方兴未艾,因为国家和公众生态意识的觉醒与提倡,人们开始关注生态。中国作家和诗人特别适合也擅长生态写作,中国文人的山水趣味和隐逸情怀就是生态理想。像谢灵运、陶渊明、王维这类被烟霞喂饱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就是典型的生态写作。而我们如今对自然的热爱,对山水神灵的敬畏,已经被遗忘、被遮蔽、被扭曲。重新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爱,对山水和动植物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是生态文学的当务之急。

我的生态小说写作有一种顽固的二元对立观,就是亵渎自然的,最后将遭到报应,这是我小说的基调。我们要知道,人类从大自然获取的资源不仅仅是蛋白质,不仅仅是动物身体的各部分,还有更美妙的鸟

叫、蛙鸣、虫吟、兽吼。归根结底,人类有一个精神需要存在。我们应当珍惜人与各物种的相遇,互不干扰,互相尊重。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尊严。一个印第安酋长说过的话,我觉得很好:如果世界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不复存在,人类将在这无尽的精神孤寂中死亡。

这大约就是我对生态文学写作遵守的准则和出发点。所谓“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天地就是自然生态,作家应“以天下为己任”,必须站出来,为自然、为万物生命呐喊。

文学助力建设壮美三江源

◆梅卓



梅卓 青海省作协主席、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

青海是三大江河发源地,是青海云杉、雪莲、冬虫夏草等高寒植物生长、绽放的花园,是黑颈鹤、藏羚羊、野牦牛、雪豹、滇鱼等珍稀动物栖息的生命净土,是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多民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守护的家园,是多元文化的精神原乡。

在藏族人的自然观中,许多山峰和河流都是人格化的神灵,“神山圣水”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爱惜山水,视它们为神仙眷侣,是有着男女性别、爱恨情感的生命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依相存,禁止在神山圣湖及寺庙周围乱砍滥挖树木、花草、药材,捕杀动物,禁止在泉水中洗衣濯足等。

这些禁忌实际上就是保护自然生态的具体体现。这种生态、生命、生存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与“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正能量精神的弘扬高度契合,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动写照。今日的青海大地,“千湖美景”再度归来,濒危动物种群数量恢复增长,藏族古

老谚语中的“牦牛发祥之源、羚羊繁衍之地”重现壮美源头,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天地者,生之始也”,大自然是一切生物的母体,也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人与自然的联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也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

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能拒绝山川河流、青山绿水的呼唤。在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作家们始终在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重要的文学作品就以关注生态环境,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唤醒人们生态保护的意识为己任,在青海文学宝库中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

草木蔓发,春山在望,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青海作家使命在肩。大自然启示我们山容海纳、气度深广,让我们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感受雨露来临时的悸动,秋天收获时的芬芳,更好地去描摹自然的流光溢彩,更好地去书写生活的意气风发,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三江源注入更加鲜活的文学动力。

我喜欢荒凉之美

◆素素



素素 辽宁省大连市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有的荒凉,那是一种原始的带有寂灭感的荒凉;有一种荒凉是大自然被人类之手修改破坏的荒凉,那是一种后天的带有悲剧感的荒凉;还有一种荒凉是因为大自然的面目皆非而给人类心灵带来的荒凉,那是一种绝望的万劫不复的荒凉。当然,这一切的发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天的人类恰好处在这个过程中最具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的时间段。

荒凉是世界的原稿,荒凉也是生命的摇篮。当然,在荒凉的大自然面前,人类最初的脚步是轻的,充满敬畏的,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是和谐的。因为人类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肉体生存和精神给养,皆蒙大自然所赐,亦从大自然索取。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对自然过度的开采,过度的砍伐,过度的消费,人类与大自然关系发生了逆

转,由和谐到紧张,由紧张到恶化,大自然的面目也由生机勃勃的荒凉,变成死气沉沉的荒凉。这是令人绝望的荒凉,因为它无美可言。

有一种恶叫糟践自然,有一种罪叫毁灭生态。生态意识,就是生命意识。同样,生态危机,就是生命危机。为生态危机而写作,没有一个中国作家会拒绝。

身为作家,我希望用文字和心灵的力量阻止沙化、驱散雾霾、消除污染,让遍体鳞伤的大自然得以治愈,还荒凉于原始,让做了杀手而不自知的人类得以救赎,还人性于本真。

卓别林说,倾听风声、树叶摇曳声的心,是一颗艺术家的心。如今,我们正是以一颗艺术家的心相聚在三江源,一边讨论生态文学的繁荣,一边倾听三江水的汨汨流淌,一边思考地球的未来,人类的未来,何其乐哉,何其壮哉!

水是生命和文明的源头

◆葛水平



葛水平 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2011年,我走一条河流——清河,写了一本书叫《河水带走两岸》。2019年,我又给中科院写一部书,关于泥石流的,书名叫《泥沙中的石头》。通过写作和行走,我明白水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人类的源头在江河的源头,人类的文明在江河的流淌中,一旦人类离开了这些江河就必然消亡。这些本源的河流,被人们称为“母亲河”。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腹地,有一个藏族村落——措池。这里有无边无际的草原;巍峨神圣并且灵验无比的“夏俄巴”;白雪皑皑的雪山;蜿蜒曲折的通天河以及它最大的支流楚玛尔河;长江上的第一个峡谷“烟瘴挂”;还拥有全球密度最大的雪豹种群,广袤的土地,任由羊群徜徉、牛群慵懒、马儿飞奔……

但是,措池的故事并不仅止于此。鼎盛时期的措池,人口也只有1300多人。国家号召退牧还草,生态移民后,陆续迁出部分村民,只留700人。就这700人,却在这10年来,演绎出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全中国的传奇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措池人的环境意识和文明程度。他们懂得什么是环保,为什么要环保,深知白色垃圾有多么大的危害。这里的小学生会把旅客丢下的糖果塑料包装纸和其他食物包装物仔细叠好带回去扔在垃圾桶里统一运到山外处理。你在这里找不到一个随手扔掉的塑料瓶,也看不到房前屋后存在垃圾,无论这里牧民住得有多么偏僻。甚至看不到在其他藏区草原上常见的草场铁丝网上挂满丝丝缕缕风吹来的废弃衣物或者塑料袋。客人在这里留下的所有的垃圾,必须先石头压实,避免被风吹走,返程时必须全部自

己带走,带到格尔木或者那曲的垃圾处理站去。措池人已经养成习惯,只要有人去住格尔木,就会主动到全村所有的公共垃圾桶收集垃圾运走。

措池人真的值得自豪。他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改变了不好的生活习惯,让这片繁衍生息了千百年的土地,闪烁出从未有过的熠熠夺目的人性文明光辉。

人类真是需要面对一条河流安静思考,只有了解了人类停靠下的环境,才能真正认识人类本身。生命缘于水,无论一粒种子还是一片森林,一只小鸟还是一种物种,一个村落还是一座城市,皆源于水和依赖于水。一切美好不仅是源头的保护也是沃野千里的保护。出于良知与使命,我们有义务保护我们的母亲河。